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湖北革命知之錄

張義癡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張難先著

湖
北
革
命
知
之
錄

凡例

- 一、本書以集合當時見聞，略加整理，供史家之參考爲宗旨。至文字之工拙，體例之合否，概非所計。
- 一、本書所記之事與人，以本人所知，刊物所載，同志所告者爲限。
- 一、每篇敘事畢，多列名錄傳狀，以便事與人一目了然也。
- 一、本書所具始末，自庚子漢口之役起，迄武昌首義及傳戰，與政府國會成立時止。凡重要命令，文告，函電，及他文辭，俱插入本事中。
- 一、本書於較大事件，則敘入紀事欄中。至其他細節，或個人行誼，即入名錄傳狀中。
- 一、本書傳狀碑誌，多搜他人作品，照原稿轉載。維確知原文有誤者，亦略與更正或註明。至同志應傳而無成稿可據，或成稿事實不確者，間亦補傳。
- 一、傳狀碑誌之序列，俱按其人與某事有直接關係而與重要者次於篇後，并爲目附正目下以便檢查。
- 一、編者遇有疑問時，皆函詢多數同志，據覆，審其確實可靠，經多數承認，始敢寫入。若無法證明者，概付闕如。
- 一、歷來秘密名冊，鮮有存者。本書名錄，當然掛一漏萬。若因此竟將所知之一而併棄之，似有未安。故本書名錄，祇可云存十一於千百也。
- 一、編者足跡未出國門，所述以本省爲限。間有涉及中央與海外者，亦祇限於與本書有密切關係之事件。至本省從總理南北奔馳，經營全國之諸巨公，其豐功偉烈，自有黨史國史詳書，編者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也。
- 一、本書紀年，多不一律，每處詳註，亦嫌煩瑣，茲列對照表於書末，以便需要時檢查。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一、所收資料中或含有派別之意見，誇慢之辭氣，誣蔑玩弄之敘述者，本書概以審慎平允之態度酌錄，不敢直抄。

一、編者原擬將每事來歷，註明句下，後以累贅而止。擬本書付梓後，再將原始史料，編次成冊，加以校刊付印，一以見本書之來歷，一以供史家之參考。

一、本書原擬草成後，寄各同志審查筆削，現因時局關係，各同志復教促付梓，冒昧出版，所有錯誤遺漏，俟再版增改。

自序

本錄命名「知之」者，即取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意。知之義亦有二：一，見而知之；一，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當忠實記載；聞而知之者，亦當審慎採擇，不敢苟也。余不文，對於本省首義事，素無述造意念，以中央黨史會國史館籌備會，本省通志館，負責有人也。前年偶與京省館中人談，咸以史料難搜爲病，余始恍然我鄂人凡與武昌首義之役者，均負有供給史料之責也。若身親其事者，漠不關心，祕不示人，則館員卽同無米之炊。又覺辛亥武昌首義，於本省本國世界諸史乘，俱佔重要之一頁。因於去年正月，負搜訪本省革命史料之義務。走謁各老同志，求其口說本人事蹟，及所見聞者，而筆記之；不能面晤者，函請自記置郵以來。其親記示余者，則有李君西屏，章君裕昆，王君續承，趙君師梅，甘君續熙，張君翼洲，曾君省三，胡君祖舜，李君作棟，陳君雨蒼，黃君吉亭，殷君子衡，梁君瑞堂，歐陽君瑞驊，范君騰霄，李君基鴻，陳君少武，聶君國青等。並承傅君養蓀寄其先公良弼之碑文行狀，耿君伯釗寄其同學吳公綬卿事略，朱君一理寄其先公子英所手寫之歐洲同盟會紀實，李君雲生查記歐洲同盟會，但君植之增補東京同盟會鄂籍會員名單，胡君忠民寄其先兄秉河之行述，蔡君則民化民昆仲，寄其先兄濟民之行狀碑誌，劉君發煊寄其先叔仲文之行狀，田君東里寄其先公梓琴之行狀，李君遠驥寄其伯父國鏞之起義日記，夏君衡青敘述其辛亥武漢外交之經過，楊君傑丞敘述其資中反正之情形以來，凡此，皆湖北革命親切之史料，可供參考者也。復訪得梅川居士所著之辛亥劄記，查君光佛所著之武漢陽秋，邱君文彬所謂之辛亥陽夏起義史略，曹君亞伯所編之武昌革命真史，李君長齡致日知會調查紀錄所書，及各圖書館並坊間出版關於武昌首義之各種紀載。其有疑問，就近請教於居公覺生，熊公載乾，蔡公希聖，鄒公海濱，孔公雯嶽，張公懷九，李公廉方，彭公臨九，李公書城，孫公鑑人等；并承張公溥泉，馮公自由，及歷史學者郭量宇、沈剛伯、余景陶三先生，指示大意，而拙錄初稿，始獲藏事。

謹此致謝！尤其歐陽瑞麟先生，助予極多，每寫一篇，卽出就正，率承更定，至爲感荷！本錄起自庚子漢口之役，至辛亥武昌首義，及中華民國政府國會成立而止。維茲事體大，余一人之知識有限，加之時丁國難，故舊離索，求其詳搜靡遺，非勢所許。敬懇本省同志，鄭重鄉邦文獻，隨時賜教，余當敬聽接受，遵改遵加者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沔陽張難先序於陪都之歌樂山。

錄(傳狀碑誌附總目下)

吾國革命思想之淵源	一
總綱簡史	三
湖北革命之動因	一八
庚子漢口之役	一九
唐才常事略(附庚子烈士墓碑)	二二
傅良弼墓表(附事略)	二四
吳祿貞傳(附錢傳錢跋)	二七
秦力山傳	四一
庚子甲辰間鄂人思想之演進	四三
科學補習所始末	五五
呂大森傳	五八
王 漢傳(附考證)	五九
胡 瑛傳	六二
朱子龍傳	六四
曹亞伯傳	六五
宋教仁傳	六七
劉靜菴傳(附墓碑碑陰)	七三

馮特民傳	七八
何自新傳	七九
日知會始末	八一
胡湖亭傳	九三
梁耀漢傳	九四
李長齡傳	九五
季雨霖傳	九八
李亞東傳	九九
吳貢三傳	一〇一
趙鵬飛傳	一〇一
同盟會湖北分會之概況	一〇三
朱和中事略	一〇六
胡秉柯行述	一〇七
石 璞行狀	一一〇
田 桐事略(附行狀)	一二九
宋開先傳(附事略)	一三四
吳 崑傳	一三六
黃季剛墓誌銘	一三七
余 誠傳	一三九
嬰國煌傳	一四〇

丙午後公益社之扶助功用	一四二
湖北軍隊同盟會始末	一四五
羣治學社始末	一四七
振武學社始末	一五二
楊王鵬傳	一五六
文學社始末	一五八
蔣翊武傳	一六六
詹大悲傳	一六八
王憲章事略	一七〇
蔡大輔事略	一七一
闕龍傳	一七一
李濟臣傳	一七二
熊倬傳	一七三
胡玉珍事略	一七四
黃家驊事略	一七六
鄭樹藩事略	一七七
江光國事略	一七七
共進會始末	一七九
孫武傳	一八九
劉公事略	一九一

張振武傳	一九三
劉英傳	一九八
劉鐵傳	二〇二
蔡濟民墓誌銘(附事略)	二〇四
吳醒漢事略	二〇六
陳滔傳	二〇七
同盟會中部總會與武昌首義	二〇九
譚人鳳墓誌	二一一
陳其美傳	二一五
趙聲事略	二二九
焦達峯傳	二三二
武昌首義之發動	二三四
彭楚藩傳	二六〇
劉堯激傳	二六二
楊宏勝傳	二六三
鄒玉溪傳	二六四
周榮發傳	二六五
王世龍傳	二六五
紀鴻鈞傳	二六五
都督府之組織設施及人選	二六六

黎元洪碑	二九二
黃興傳(附考證)	二九六
漢口戰事始末	三一四
熊世藩傳	三四二
姚斌傳	三四三
徐少斌傳	三四三
謝元愷傳	三四三
馬榮傳	三四四
孟發成傳	三四四
李繼廣傳	三四五
漢陽戰事始末	三四五
楊鍾章傳	三四七
劉玉堂傳	三七七
蕭鍾英傳	三七七
無名英雄傳	三七八
武昌防禦始末及停戰	三八〇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三九〇
國會成立	四〇四

湖北革命知之錄

吾國革命思想之淵源

革命精神，乃吾國窮變通久之大道，歷世聖哲相承，至 總理孫公始發揚光大者也。唐虞以還，實行於湯武，孔子復定其名，闡其義，作周易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革命學說之權輿也。孟子更推闡盡致，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待反之也。」「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說，可謂大聲疾呼，揭櫫明白者矣。厥後嬴秦暴虐，勝廣揭竿，胡元亂華，濠州舉義，一爲政治革命，一爲政治而兼種族革命，可謂愈演愈進。惟開秦時少，否塞時多，兇奸之徒，盜弄大柄，鑒於前事，百端防範，制極慘酷之刑律以悚之。士大夫之柔煦執中者，震於淫威，相率闔然媚世，造成一鄉原之局。建夷入據，雖明季遺老若王船山，黃梨洲輩，勸宗國之淪亡，憤異族之咆哮；志不得行，發憤著書，力申種族大義，夷夏大防，使聞者興起；然不久而有文字之獄，若戴名世汪景祺輩，俱以著作處死，親戚故舊，羅織極慘。至雍乾後，已無敢訪求遺軼，揚我漢聲者！遂至士氣日靡，大都趨於利祿之途，甘爲奴隸牛馬而不之怪。粵人洪秀全習於基督教義，不忍異族之蹂躪，振臂一呼，須臾下東南各省，建都金陵，可謂不世偉業。惜以「天父」「天兄」相號召，爲國情所不顧，會國藩伺其隙，爲文以討之曰：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

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壕。婦人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尸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斂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鄆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慷慨，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室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救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則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之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助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

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致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加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賜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觀會檄，若在進化八九十年之今日，實不能生絲毫影響。乃彼時舊習仍深，新機未啓，竟能號召一時豪俊，如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彭玉麟之倫，風起雲湧，並力以扼太平天國，而洪氏以傾，列強見中國之暗弱也，萃懷野心，肆其憑陵，光緒之際，瓜分慘禍，迫於眉睫，國人咸瞠目而不知所措。總理孫公，崛起嶺表，紹述先聖，覺救國之策，舍革命之途徑，再無他法。於是坐言起行，奔走海內外，期諸實踐，並不僅爲種族狹義之革命，兼倡民權民生諸學說，以成三民主義之謨誥，而歸其極於大同。奮鬥四十年，無論如何失敗，毫不短氣，卒能克服艱難，光復舊物，較之湯武、漢高、明祖之革命，尤爲進步。若持以視先哲之徒有言論，而無行動者，其相去又奚翅天壤！此即吾國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義之泉源也，嗚呼盛矣！茲將總理之簡史遺著遺囑恭錄於後。

總理簡史（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

（一）少年時代 總理孫中山先生諱文，字德明，號逸仙，又號中山，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公曆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誕生於廣東中山縣翠亨村。時值太平軍革命失敗之後，民族思想，瀰漫民間，總理頗受其影響。稍長，赴檀島求學。見國事日非，民生日蹙，若不顛覆滿清，建立民國，則無以解救中華民族，由是鼓吹革命，結納會黨，進行革命運動。

(二) 與中會時代 甲午中日戰起，中國受帝國主義之壓迫益甚，總理乃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謀結合海外華僑，共同革命，乙未廣州起事失敗，即赴美國各地宣傳革命。後離美赴英之倫敦，遂為清吏所誘禁，幸業師康德黎極力營救，始得脫離。自是在歐洲考察政治，定三民主義為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問題之鵠的。旋赴日本，派同志至香港長江等處刊行書報，鼓動革命。時長江閩粵各地會黨，俱合併於興中會。

(三) 同盟會時代 庚子秋間，北方義和團事件發生，總理復派黨人在惠州廣州等處起事，雖結果亦失敗，而革命思潮，漸普及於國內。一九〇五年，總理重至歐洲，揭櫫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先後開會於北京柏林巴黎等地，組織革命團體。復經美赴日，正式成立同盟會於東京，加盟者十七省，國內支部亦次第成立，革命運動，進展甚速。旋往安南，設機關於河內，遂有黃崗欽廉鎮南關河口諸役；不幸均遭失敗。其後港粵各地同志，於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起事，雖不幸復歸失敗，而死事壯烈，影響甚鉅；未幾即有十月十日之武昌起義，遂覆滿清。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成立；總理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因黨人意見紛歧，忽視革命主義與方略，總理乃毅然辭職，民國政權，遂旁落於軍閥官僚之手。

(四) 中華革命黨時代 民國二年，總理東渡日本，集合忠實的基本黨員，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運動。數年之間，討袁護法，迭次出師北伐，努力與反革命搏鬥。民國十年，總理在廣州就非常大總統職，造成西南半壁之革命局面。不幸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炯明叛變，總理乃離粵赴滬。十二年廣州克復，總理復返廣東，就任大元帥職，繼續北伐。

(五)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 總理鑒於黨內組織不嚴密，團結不堅固，乃改組本黨。十三年一月，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發佈宣言黨綱；對外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主張培植民權民生基礎。曹吳軍閥既顛覆，總理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和平統一；乃親赴北京，促其實現。不幸積勞成病，竟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在北京逝世；遺囑諄諄告誡同志，繼續努力革命。

(六) 革命之主義 總理創造自存自救之民族主義，指示我中華民族及世界弱小民族解除國際帝國主義

訓練之途徑；創造全民政治之民權主義，發明權能區分之原則，開世界政治之新紀元；創造爲民造產之民生主義，確定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根本方案，建立民生中心之新法則；更制定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以爲革命破壞及建設之標準。凡此種種空前之創造，實爲總理熟察國情需要，融合中外文化之結晶；其博大精深，適合國情，不僅足以救中國，抑且足以救世界；爲今後民族自決運動，民主政治運動，及社會革命運動之最高原則，決非任何主義思想所得比擬。世界若是長存，則總理所創造之主義亦將永垂不朽。

(七) 革命之方略 總理手訂之國民方略，其進行程序定爲三期；第一爲軍政時期，一切制度皆隸屬於軍政之下。黨與政府，一面用武力掃除革命之障礙，一面用主義開化全國之人心，以促進國家之統一。第二爲訓政時期，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即爲訓政開始之時，黨與政府，訓練各縣人民籌備自治，養成人民行使政權之興趣與能力，成立完全自治之縣，開始建設三民主義化的新社會政治經濟基礎。第三爲憲政時期，凡一省全數之縣自治完成之日，即憲政開始之時，人民可直接運用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參預政事；中央設立五院，發揮五權之治。迨全國過半數省份皆達憲政時期，則開國民代表大會，制頒民國憲法，是爲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建國大綱之告成。

總理曠世繼立，其典型遺教之崇高偉大，充塞天地之間，舉世罕有其儔。其思想永爲我所信仰；其精神永爲我所宗式；其革命事業，更永留諸我人之腦海而不消失。

在民國十三年冬間，直系軍閥傾覆，北方將領，羣請總理北上，解決時局。總理以國事糾紛，非開國民會議不能解決，乃於是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宣言，主張從速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隨即離粵北上，躬親領導。途經上海及日本各埠，日夕講演，備極勞頓；又以年高體弱，不耐舟車顛簸，故甫抵天津，即感身體不適。而當時北京政府又突於此時發出外崇國信之承認不平等條約照會，更予總理以重大之刺激，遂致夙疾復發。然總理以此行責任重大，仍扶病入北平，從事籌備國民會議，謀民國之和平統一。徒以當時北京政府毫無進行誠意，且又從旁多方掣肘，總理憂勞之餘，病益以劇。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總理自知病將不起，但猶念念不忘國事，乃環集同志，簽立遺囑。並謂「余此次北來，欲以國民會議建設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乃為痼疾所累，行將不起。死生常事，本無足惜。但數十年來，為國奔走，所抱主義，終未完成，希望諸同志能努力奮鬥，早日達到三民主義之主張，則吾死亦瞑目矣！」延至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此偉大崇高之革命導師，人類救星——吾黨總理孫先生，竟與世長辭矣！享年六十。

總理上北洋大臣李鴻章書（時紀元前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年甲午）

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陸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蘊奧。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治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聞國家奮求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陵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輜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邀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械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械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

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諭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迨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程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任。且恆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耗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思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各國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泛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飢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願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有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動物學植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卽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爲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

可無飢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機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浚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勸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黃沙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礬精，煉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附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鑛物，可以開礦。願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而用電力也。鑛物開礦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

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用物愈求精，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織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汲泉，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纏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則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并禁也。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還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路之載運也。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啻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稅。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徵，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飢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并興，兵餉與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佔印度，扼南洋，奪非洲，并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陵中夏者，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便利，故商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如閭閻。開地竟之絕島，以立商廈。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民。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路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與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滬等處，略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

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留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願我中國倣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先後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聞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仍倣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唇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思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尙如此其難，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蹤跡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遠投，膏肓漸愈。迨乎法釐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固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

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又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費鉅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一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爲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端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驚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之沾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材，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待。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飢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殺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躬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驚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通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倣。派往外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游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

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中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饒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土，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况，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迨為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蘿。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倣，戶戶欲栽。今多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倣，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析，可以言而實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竅。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遊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遊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與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議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徑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何毅然而成之，况於農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為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編者按：總理革命之初，國人中於康梁之言，誣總理目不識丁，故錄此文以刺其狂吠。據馮自由先生革命遺史謂，總理國學，乃師區鳳墀陳仲堯兩先生而大進者也。此書草成後，過上海，就正於太平天國狀元王韜，僅易數語而已；嗣由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員徐秋畦介上。李不能納，僅予以慶學會籌款護照，總理始絕望於清廷，而致力國民革命。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 一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 二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其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 四 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日國際政等國家獨立。
- 五 建設之程序分爲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 六 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 七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 八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會經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

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

九 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

十 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征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 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齒，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

十二 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實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爲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 各縣對於中央政府之負擔，當以每縣之歲收百分之幾爲中央歲費，每年由國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加於百分之五十。

十四 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舉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

十五 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

十六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

十七 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十八 縣爲自治之單位，省立於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

十九 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

曰司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

二十 行政院暫設如下各部：一內政部，二外交部，三軍政部，四財政部，五農礦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廿一 憲法未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廿二 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採擇施行。

廿三 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廿四 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

廿五 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

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孫文書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湖北革命之動因

民國紀元前二十年，總理賸清政不綱。在海南糾合同志，設立興中會，以圖革命之推進。湖北處於腹地，交通稍滯，聲教未能遽被。維震於鴉片戰爭，中日慘禍，八國聯軍之役，時懷杞人之憂。適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倡新政，改革教育，設漢陽鐵廠及武昌紗廠四局，烟突十丈，矗立雲霄，規模之宏，氣象之偉，令人耳目一新。識時之士，入書院，考學堂，濟濟跼蹐，如百川之朝宗。維時康梁之言盈天下，南皮復束縛於忠君之義，與愛新覺羅氏之禁網，爲勸學篇、學堂歌以迷離學子之耳目，遂令若鄰人追羊，歧路旁多，塗抹皆闕，未知稅駕何許。然英異之倫，不羈之士，讀石莊茶村遺書，覽異域殊方志乘，勃然興起，不爲所囿。一有感觸，按捺不任，或著論以指斥時政，或聚衆以威脅權奸。激昂慷慨，不少迴避。當道憂之，因擇其激烈者，派赴東西各國留學，吾鄂人士，始有親炙總理之機會矣。吳祿貞、傅慈祥、戴元丞、劉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諸志士，一聞總理之主義及計劃，傾誠歸嚮，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開教之後，卽借吾鄂全體留學生，標示革命，傳播江澨。或則創辦湖北學生界、漢聲等雜誌喚醒邦人；或則轉刊黃帝魂、孫逸仙、革命軍、猛回頭，以運動軍隊；或則致書鄉人，以期宣傳之普及；或則組織團體，以冀主義之實行。自庚子以還，形形色色，奔湊咸來。外面東西留學生，內而軍學兩界，其傾向革命之熱情，如雨後春筍，暴發於滿山之間。各機關紛紛設立，前仆後起。迨辛亥義旗一舉，滿清卽亡，實早植基於此矣。茲且就庚子漢口之役起，至武昌首事、及政府、國會之成立，以吾所知者歷述之。

庚子漢口之役

吾國最醜怪之變，局未有甚於庚子義和團一事者也。市井無知游民，政府自應哀矜之，教導之；弗戢，則懲創之，當可帖然就範，又何至掀起大波，致激怒隣邦，協以謀我，佔商埠，陷首都，俾一國元首，逃竄流離，陷吾國於無政府狀態，此真有史以來之奇恥大辱也。國父時旅日本，特召集同志，會議於鎌倉，決定在珠江長江兩流域起兵。命鄭士良在香港組織機關，史堅如赴長江聯絡會黨。鄂人留日學生有革命思想者，若傅慈祥、吳祿貞、戢元丞等亦欲乘機起事，謁國父請示方略。國父告以已派史堅如赴長江佈置，可共同進行也。慈祥等喜，惟經費無出，頗爲焦慮。適畢永年謂：「唐才常已得康有爲款二萬元，由華僑邱毅園輸將，都數爲三十萬元，當可源源而來，余爲之反覆陳說，才常大爲感動，決脫保皇黨而同吾輩革命。」慈祥等愈喜。梁啓超悉其事，亦意態活動，於祖饒唐才常、林圭、吳祿貞、傅慈祥等之日，特請國父及陳少白麟婁，以示彼此一致之決心；然國父祇贊助之，終不敢信其真能合作，此爲庚子春日也。唐才常、傅慈祥等至漢口後，設立機關，聚會黨十餘萬人，創設自立軍，分五路密佈於鄂、皖、贛、湘、各重要地區。傅慈祥並聯絡武備學堂同學而操兵柄者鈕永建、孫武、艾忠琦等數十人，以謀策應。大通爲前軍，秦鼎彝吳祿貞統之，安慶爲後軍，田邦濬統之，常德爲左軍，陳猶龍統之，新提爲右軍，沈蕙統之，漢口爲中軍，傅慈祥林圭統之，才常自爲各軍總司令，定於七月十五日，在漢口、武昌、漢陽、及皖、贛、湘、同時起事。秦康有爲停款不發，唐才常窘於餉需，一再延期，聚十萬游手無訓練之民，而責以危險之事，復饑之寒之，雖愚者亦知其無濟也。前軍統帥秦鼎彝吳祿貞之至大通也，運動水師弁卒，及皖撫衛隊管帶孫道毅共同奮起，乃因待餉遷延，大通保甲局委員許鼎霖偵悉，逮捕七人，銅陵縣魏令告密於巡撫王之春，下令戒嚴。鼎彝以事洩，倉卒發難，之春令蕪湖防營統領李本欽、及營官邱國祥率大隊會攻，鼎彝揮兵搏鬥，巷戰七晝夜。卒以力單敗績，餘衆四散，鼎彝祿

貞走日本。前軍既敗，漢口總部即愈呈不穩之象。時主力在會黨，而綠營、巡防督撫標各營弁卒，強半爲彼之徒侶，而悉受其運動。乃因餉項無着，失信彼輩。其隸湘軍統領黃忠浩（紫洪山）、巡防營統領方友昇（紫漢陽）、督標統領吳元愷（紫平湖門外愷字營）部下者，同時出首，於是秘密全洩。才常猶恃張之洞與彼有師生之誼，欲以勤王大義說之，豈料張已下令圍漢口總機關，當捕獲唐才常、傅慈祥等數十人棄市。時七月二十八日也。茲錄遇害諸人姓名於後。

唐才常，事略見後。

林圭，字述唐，湘陰人。

黃自福，廣東人。

鄭保晟，福建人。

李炳寰，慈利人。

王天曙，辰州人。

瞿河清，辰州人。

劉國珊，長沙人。

周七，湘潭人。

猶有姓名不可考者三人，會黨之及於難者總在百人以上。中軍覆，右軍偏近武漢，勢成騎虎，即不能不亟爲發動，而崇陽、監利、及湖南臨、沅、潭等邑響應之；然漢口慘敗之聲，達於遠邇，人心渙散，再無駕馭之可能，新堤之師亦潰，於是如火如荼之自立軍，轉瞬即烟消霧散矣。新堤遇害諸人名錄列後：

黃南陽。

曾廣文。

李壽全。

王昌年。

（沈蕙亡走武昌，至清光緒二十九年六月，被執京師，杖斃階下。崇、監、臨、沅、潭、數縣遇難者亦多。

維記載難得，不易搜訪。）

是役湖北遵令起兵者，有武昌、漢陽、沔陽、蒲圻、應城、巴東、長樂、沙市、嘉魚、麻城等十餘處之多，其犧牲極巨。湘皖亦獎大獄，以身殉者路在三百人以上。失敗總因，則在黨派複雜，康梁與吾黨之臭味，素來差池，雖經畢永年之啓發，才常偶有轉變；然彼等經濟命脈，仍操於康有為之手，故大遭變難，即有「討賊勤王」之佈告出現。文曰：

中國自立會會長以討賊勤王事，照得戊戌變政以來，權臣秉國，逆后當朝，禍變之生，慘無天日。至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下立嗣偽詔，幾欲蔑棄祖制，大逞私謀，更有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名，賊臣載漪剛毅榮祿等陰助軍械，內圖篡殺，不待，則公然與中立為難。用敢廣集同志，大匯江淮，清君側而謝萬國。傳檄遠近，咸使聞知。

（宗旨）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二、請光緒帝復辟。三、無論何人，凡係有心保全中國者，准其入會。四、會中人必當禍福相依，患難相救，且當一律以待會外良民。

（法律）一、不准傷害人民生命財產。二、不准傷害西人生命財產。三、不准燒燬教堂，殺害教民。四、不准擾害通商租界。五、不准姦淫。六、不准酗酒逞兇。七、不准用毒械殘待仇敵。八、凡捉獲頑固舊黨，應照文明公法辦理，不得妄行殺戮。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進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吳祿貞見此佈告，憤慨赴日本復學，畢永年聞此情形，痛哭走普陀出家，章太炎於數月前，即悉唐名義不正，宣布脫離關係，秦鼎彝失敗後，始知康延款誤事，宣佈與渠絕交。噫！以革命大業，聚意志錯雜者以圖之，希有不償事者！維因此獲三大教訓：即一、不能專靠會黨作主力，二、組織要嚴密，決不能取便一時，以容納異黨，三、絕對從士兵學生痛下功夫，而不與文武官更為緣。後鄂人即把握此三種經驗，苦幹十餘年，遂建辛亥首義之功也。茲將是役渠帥之義烈紀傳錄后：